



嵐山文集

三

嵐山文集三

九章

和6  
1.265  
3





門和16  
號1265  
卷3

崑山文集前編下

三 一 序 十九

二 記 七 論 一

三 墓誌銘 九 說 三

四 書 十六 贊 十八

銘 二 祭文 二 語 三





昔。



嵐山文集前編三

大日本平安

馮會通仲觀著

序

儀同三司集賢殿直學士八十壽詞序

若萬石君奮以恭謹溫藉一時大耋壽考錫秩歸老  
於家孫子之第亦皆共守家風以取顯官高爵一時  
寵榮歸輯於其門因以曰萬石君云若夫以術取相  
將公卿之任一時振權勢一旦忽有觸天子忌諱窺  
其瑕隙則忽棄屏門設雀羅者可以為榮哉如萬石  
君不然不累榮辱於心在家必恭在邦必恭以是教

Handwritten notes in vertical columns on the right page, including the characters '三' and '序'.





子孫以保高爵顯官所謂如竹苞松茂如南山之壽  
即如萬石君者亦儀同三司葉室藤公居議奏十餘  
年居傳奏十餘年以恭謹執事以溫藉接人竟不見  
其瑕隙績成退居於家居又十餘年再轉官至儀  
同三司儀同三司三公之次也公之先自三條右府  
公至公數十百世無昇三公者而公至三司焉不  
只爾已公之嗣子居儀奏二十餘年歷黃門至亞相  
而孫任拾遺相共修家凡以恭謹溫藉也是以自朝  
廷保衡大臣以至吾儕細士小民皆莫不感嘆瞻仰  
者即所謂寵榮輯於門者萬石之風其庶幾乎安永

五年二月初吉以公年八十大薨嗣子亞相侯孫拾  
遺獻春酒而介眉壽於是保衡大臣皆來燕於公吾  
儕細士小民之常伺候之者亦皆召賜燕皆上其歌  
詞以通又恩顧深通亦溫藉也厚因命為序通又上  
壽詞詞曰碧竹始於南山陸書松鬱於環南山陂  
南山之壽公其儀之公之先矣維莫或恥公之孫矣  
維斯專美於萬斯年無凋無崩受天之祐寶玉其與  
公燕賓客炙鯁膾鯉其酒孔旨或歌或舞鐘鼓起  
公樂鐘鼓溫其色醉飽德將威儀翼公壽無窮  
維萬維億



送邨宗伯序

天地之大江海之廣百穀草木禽獸蟲魚孰主張之孰紀綱之日月星辰之恆霜雪風雨露霰雷霆霹靂及晦明溫涼之微而幽焉山川林麓田疇原隰及谿谷丘陵豬澤之潤孰分設之孰處無為順而行之天地之大江海之廣密統之取意者其蕩焉不可得而知邪知者不言者不知而庸者日從其所好上有好者下有甚焉故曰德之流行速置邨傳命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三年有成矣今天下書同文行同倫蓋亦有故予欲莫言也宗伯曰我邦

張藩雖褊小尤三川右伊齊沃野千里南有桑海之饒北有岐山之秣當今同姓之諸侯張藩為最盛矣而今用人於上上必有其人薦如來細先生先生出而三年於今天下所共知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先生以為如何詩云揚園之道猗于畝丘是亦何謂也於是馬生退然如辭綽然而應曰天池之隈北海之濱曰有魁木焉百圍而有餘其良不可言宜棟梁之材雖然知其良者或少矣矧肯用其材哉是以且千百年而不知其良不試其材者亦魁木之憂也匠石一見之則能知其良而能用其材矣是以君之子



灌

處世盡其在已者以待其在彼者也書不云乎惟孝  
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孔子曰奚其為之政家有品國  
有等禮之所生也禮之用和為貴必有物焉必有事  
焉必正其名乎行必從之譬如平水既溝既洫而墳  
而塘然後決之則水滾之湯之不溢不濫田疇原隰  
無所不浸然後東注之于海矣故君子之道太鮮矣  
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向之天險不可升地險山  
川丘陵也日月星辰麗于天百穀艸木麗于土麗則  
安之則和之則久之則悠遠也淵之優之熙之而  
休徵格焉嗚乎天地之大江海之廣蕩焉其不可知  
邪蕩焉其不可知哉邇生徃矣予欲盡其在已者而  
以待其在彼者以全魁木之說而觀千萬歲一隨其  
時之義矣

栗隈壽序

栗隈伯嚴君今茲行年八十八二月從兄上其壽酒  
於是四方之游手會通者皆相傳為其詩以來祝會  
通之於壽伯嚴君不於金玉貨寶則據諸子之賜  
以鳴伯嚴之壽欲聞之於四方聊通志也故通亦為  
五七古風四五二之韻之詩合之於諸子之賜詩凡  
若干首欲以壽伯嚴敢請諸家大人焉於是大人喜

諸



出望外莞然笑曰凡人八九十必憊必疲杖以總起  
扶以徐行甚齊寢累日輿駕不能出室內猶不仁於  
起居動作坐牽者不少也其於事之可謂幸而危焉  
其伯君則不然栗隈有山天晴日暖則携兒孫孺童  
健然攀援超然燕遊栗隈有沼時垂釣乎閑處必樂  
然後歸其性又愛花木藥艸埴焉培焉水焉糞焉不  
一委諸他人者必躬然後休其時遊乎遠方期愆日  
晏則急取道遺杖風巾至扶從者不可及也其於壽  
之可謂安而固矣余所欽慕也今閱斯編似善述余  
意是可壽矣通曰唯伯嚴君嘗仕

聖護法王而有寵是子是孫亦能遇之如是壽伯嚴  
伯嚴如何不歡且樂哉如是燕賓客賓客如何不嘉  
且醉哉於乎伯嚴与大人皆生於栗隈之邑皆壽考  
無疆故請題斯編以栗隈壽州天明辛巳姪馬會通  
謹序

立本序

朝耘暮耘無冬無夏曠首於炎蒸之日凍足於寒烈  
之水乃黍若稷藜之介立或之止基為酒為醴籩豆  
清嘉躋公堂而饗祖宗折農夫之慶而髦士之攸從  
也若夫莠之在苗批之在粟苗而不秀之而不實則



求

藹

繁  
誤

宰予之攸寢而再寐之畫也。菊藹之師，蓋有嘆於茲矣。乃為立本之言，以敷菊藹之園。乃子若弟，日就月將，源泉混混，浸灌菊之園，而蘭蕙豫章又叢生於其藩。菊藹之園，於是為盛哉。嗚乎，菊藹之師，菊藹之友，予思而弗能忘矣。乃子若弟，欲入菊藹之園，由斯菊藹之言，且夕冬夏，無或荒焉，無或怠焉，則介石不啻，又弗物殆矣。若夫物，而不物於物，取物以物，則物咸見，無拂福祿是特，千有萬歲，無或攸疑。則又非此涯也。天明戊申，王城災焉。西園之公，外乎東園，咸儀，卿士之子，弟皆來游乎予門，而予未能

知思因傳斯誨言，而又樂有蘭蕙豫章之叢生乎此時矣。

壽菊周夫序并頌

初通之游乎菊藹園，與伯鼎交善。伯鼎稱周夫而不已。周夫時在此，通奔走乎車，不獲一見。之後，通之與仲明游，仲明亦言而不措焉。而後進曰：楚伯慎，後周夫之來於此，與通初見乎仲明之所，其言必落乎手。若魁松之歷霜雪，臨空受清風，顧視仲明，若江海之蕩，流動而無窮焉。而其中皆渙如也。又見之文辭，即亦猶如其容焉。而卒以訣，不獲續見之也。是以

地  
字周夫  
人  
高松人  
有子

漢春水盛兒



通之惛憾二子者言之不慮而其相見之不蚤矣昔者蒞藹之盛也唯周夫與仲明伯鼎氏皆先進豪雋之士也不啻爾德行德仲子慎成事則成章而後進曰伯慎言詔則平格文學有宇伊氏焉暨則百俊亮吉周介和泰純淺良輔宮斷仲踰關澤修辭入於海皆森々以進斐然成章也不啻爾四方多材俊秀之士皆翕然受業以游於天下者亦不可攀數矣而唯通也不及門默々在此日月逝也歲不我與以二十年之淹德仲子慎既沒焉成章平格亦逝焉是以中道不得志而物故者今不鮮也豈其弗憾而憫今輩

。暨

乎。愁遺者不過周夫仲明數人也。已如我伯鼎之辟。今既作異物矣。而其業者。蓋降其志者也。是以周夫之任其弗重且險哉。初仲明之游四方。必先適周夫氏。而又如伯慎氏。還也。必為吾稱之。後伯慎氏之東都通。今一往而見焉。又為吾言而已。後依獻夫之遷於京。又必賜之。依獻夫者。成章之役也。與周夫游也。有年焉。夫周夫氏之賢也。一人稱之。猶足識之。矧此數子者。循々言之乎。雖通之愚而疏。豈其弗信之。通默々在此。懷伯鼎而不可見。仲明見今在藝州。闐然無其言。唯周夫與伯慎居其所。出其言而千



僣見也具也

幽

里之外應之豈弗說而樂哉語曰隱居高其志以傳其言者蓋我周夫氏之謂与行義達其道以事其事者寧其伯慎氏之業也二子產乎讚之高松其名亦可嘉蒟蒻之道之興吾知自高松矣獻夫曰伯慎氏之出而仕与周夫試於民鳩而僣攻之僣周夫氏作之傳名曰孝之傳也而今茲寬政八年之春周夫氏之年五十予迺作壽詞以壽其無疆之壽先生以請壽之通迺作序以言其任之重者且贈之頌其詞曰於鬱兮高松之山兮幽幽兮維邦之楨兮克陵歲之寒兮萬与女蘿累累兮黨之以覃兮施於斯

者長老也

伯華名

孫伯華

獻夫

知彰

于兮彼作矣彼盤矣高松之山兮蒟蒻之藹兮吉士之攸觀兮越暮之春兮物多孔有兮嘉肴旨酒周夫燕喜兮維誰客之伯慎孝友兮獻夫作之誦清凡誘兮於高松之山兮瞻仰不啻俾予者而久矣萬億斯年黃髮眉壽

岡翁七十壽序

楚知彰之師左獻夫之友曰讚岐之岡伯華今年寬政己未之春以其翁年七十將稱其壽迺其邦內之諸友諸君子及四方之詞客文士凡名著述者皆就而請之蓋孝之至也迺如通材下左獻夫既命之知



彰六請之曰伯華與會通雖未相見俱事靜齋先生  
且知彰之學於京師既大進乎伯華氏然後從乎會  
通也獻夫之於立業與伯華氏俱進而與會通游  
雖則不見伯華可以知伯華而已又感其孝之至乃  
不可以辭焉曰伯華氏世執射藝以仕於高松侯至  
伯華好文學聲名振於邦內以是壽其親其親如何  
不悅焉知彰之來游乎吾為吾言之獻夫之於往而  
還必言之且謂讚岐有夷之行謂伯華氏也於乎  
伯華信於友悅於親幽、秩、松竹之言滿於堂穆如  
清風兄弟甥舅子孫繩以鼓瑟鼓琴酒肴惟稱以薦

之於惟翁惟翁之壽嘉樂萬、四方其宗之於乎知彰  
之師獻夫之友將壽其翁乎惟孝也至厚也會通聊  
言其至厚而壽矣知彰六讚岐之士也而獻夫東西  
南北之人也

送阪元貞序

與之仙臺我有兄弟而未嘗一游之故人之自與來  
乎我必問其故焉讚之高松我有朋友而亦未游  
之故其來之者必問之楚知彰者高松之人也即  
我朋友之子也阪元貞者仙臺之產也即我兄弟之  
鄉也楚知彰之來乎我阪元貞六游焉阪元貞與楚



知彰朝進暮該日月以聳如此而積年則必相共臻  
其所至此二子之志也暇日則名山幽谷燕而往  
超然以望酌濟而語故釋然言志是以與之兄弟讚  
之朋友吾皆審之猶與其人游吾樂之矣既而元負  
將歸仙臺知彰亦請去乃於吾心蓋有感焉朋友  
謂伯慎兄弟鈴木氏是也余素皆欲游焉故二子之  
將歸皆為誘之然猶未可也乃應之曰鳩鵲之決起  
不過柔榆枋而已鵬則一日九萬里南溟有北神仙  
之臺莫所不適而至翼如垂天之雲也然野馬也塵  
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猶有待而然古人又稱附

驥元負將歸欵為吾語其人矣知彰則別有言焉

送楚知彰序

適莽蒼者宿春糧遊千里之外者三月聚糧故曰虛  
其心實其腹然後出處語默達千里焉施禹世焉此  
君子之德業而我存夫子之所以誨人也夫讚岐楚  
伯慎吾見其進之未見其退焉用行舍藏與周夫伯  
華共之而推通也為有道託其子知彰然彰也幼游  
夫周夫伯華周夫伯華與伯慎皆吾所畏也通惡可  
託哉然千里之遠主通而踰海虛心而受之是亦可  
拒之哉於是憤啓排發三年而將歸鄉馬生乃設宴



將燕之也知彰乃憂曰彰也游周夫茅而質乎先生  
 又從吉益氏如他人之賢者淇園藤所六如士人之  
 輩凡名於詞章文辭稱揚於世者皆就而正之從  
 而質之然不貫乎一譬如放舟于江海不知所屆先  
 生請賜一言以示所以一貫焉馬生乃言曰海西有  
 游入將游於海東也問之海之人又問之海東之  
 人又亦問之海西海東通游之人愈問愈迷於是退  
 修於思三年而得其道以能極其游今子亦類是故  
 既不見移彼又不令易此唯精唯一取彼實於此則  
 夫千里之業萬世之流子其必得之矣其如是子之

父子又得其時則彼他人之賢者亦必信之况我奇  
 子之等乎上下綏寧民人和安禽蟲百菓草木之繁  
 庶時雨降焉祥風臻焉此所希也子往勉哉吾有所  
 畏又何敢言知彰乃欣然盡醉而去

史記文訣序

經緯天地曰文經緯天人曰文而物相雜是謂之文章  
 焉是故詩書禮樂聖人之道即謂之文章唯天為大  
 也故曰魏人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信乎是故唯天  
 亦弗喪斯文文王既沒文即在茲也夫子之文章乃  
 其可得而觀乎哉夫聖人禮樂之道以通天下之志



也以定天下之業也而命之令之各繫其文辭文辭之體雖夥焉而有一揆之法矣其法譬如四時之錯焉日月星宿一寒一暑或風或雨雷霆之霹靂雪欬霜欬先集是霰也歲雖各異然百穀草木鳥獸與魚各同成其功焉故曰文辭則達也已蓋重之矣是以古之為文辭必討論之必潤色之而相雜斐然成章煥然其可觀哉故曰文章也夫聖人禮樂之道焉詩者通其志者也書者定其業者也而其於文辭皆必有一揆之法矣周易論語學庸之文皆莫不然費而隱焉幽而微焉是以古之君子處則藏其道以玩

其辭出則行其道以樂其章樂以忘憂玩以不止哉孔子曰隱居而放言蓋其斯之謂乎夫聖人禮樂之道隱居而放言狂簡以自肆也故其流遂至於左氏孟荀莊列而至乎大史司馬子長焉是以文章之流唯大史為大矣故大史氏之文取之于聖人詩書禮樂而至於左氏孟荀莊列而有一揆之法焉後世之為文章皆麓而不詳也暗而不明也而唯我靜翁先生能明其法而吾菊周夫繼之以詳密之矣故周夫氏之法以照之于大史猶揭日月焉其起伏應照之機其錯綜變化之妙昭昭乎皆莫不見矣是故周夫



不只史記以至於左氏莊列沂流上源以尚諸詩書  
論語則彼隱微者亦可以窺焉以其法一揆也是故  
古之君子唯文學為其先矣而後言語政事必歸諸  
德行也孔子曰吾与尔有是邪處藏出行樂以忘憂  
玩以不止大小長短經緯之物斐然也煥然也天地  
運邪日月逝邪飭疏食而曲肱有不知老至者而後  
夫子之文章乃其可得而觀于哉後世之為文章為  
文辭暗於經術也為經術奮於文辭也蓋其文不文  
而其術不術歟唯齊先生与菊周夫其有悲於斯  
乎是以周夫氏之法今一出於天下則天下熙之其

有見妙乎哉經緯天地曰文經緯天人曰文文王既  
沒文即在斯文之法微矣幽矣周夫以同明之故  
欲千里序之然仲壽已盡其所以余故言其微者寬  
政己未秋八月馬會通序

送侏純達序

於越之雪平地千尺鵠之皚之高岸為陸深谷作陵  
木處而不惴慄登極以行凝之巖之千里之際車轂  
推人肩駕望之不見州邑無城郭宮室山林池澤之  
觀無諸侯田獵馳騁之遊然雞鳴狗吠相聞達於足  
下濕道倭遲雨雪霏之滑之然競之然尤生純達將



歸於此欵吾斯憚其行焉此其日夜之所積積雪之  
大至大至剛凝之巖之車載人肩駕之而不重履之  
而不危於乎雪之為物輕而用重者欵左生純達其  
將歸欵其有思之欵吾斯憚其行焉然左生之歸為  
其親疾而歸子之順親命也然則左生之歸其不得  
不得不歸矣於越之大中古分為三國前越之士吾  
忘之自中越來者先進曰宮生而後曰巖氏之子宮  
生嘗升堂然未及室而還進於詩焉巖氏之子今游  
門年少而后越則左生純達其人也純達之游吾因  
那姑射周吾又玄進於老彭之言然未及衆妙之門

儼乎其如容豫乎如冬涉川曰歸曰歸蓋憂之也於  
越之士前越吾忘之中越后越我得三人而巖氏之  
子今游焉宮生曰游然未果而左生今將歸是故  
憚之左生其又有思之哉於越之雪如彼然順親命  
也曰歸曰歸歲將暮純達往矣勿豫達之言曰來年  
之春若秋若將又游周吾告之於吾蓋亦有思欵將  
辭馬生乃言曰藟姑射之山神人之居至無極虛靈  
先集焉無朝無暮紛々自天潔以進焉涅而不緇積  
而不損原隰無私確不可拔介若石之扁載万物而  
不墜極虛無為平大可以四方遭矣子其有意於此



翼伊地子奉名  
夫吾寧先世

哉子往矣此日也將雨雪在生乃悅而去

送橋寧序

去年四月仙臺阪元負來曰六歲再來其五月高松橋寧拾曰四年復格遂相與為友而皆游我唐棣園焉六年之前元負之來唯與楚知彰同游而橋寧之來與邨纘攸慶共學而今皆格也誦詩猷翼益友修書有常章天璋也藝弘也其庶幾乎語老為南杜氏之子其他搢紳君子之人此都之人士四方之客駸以進唐棣之園於是予為盛也而元負橋寧善與之共游於是為廣猶河漢而望海焉是故邨纘雖

退攸慶吾見其進是以元負橋寧欲淹滯此以至其所至然橋寧以父兄之命今年四月將一還高松而元負亦不得不復也雖然以二子篤於學將復來也將往將來重又兄命以篤於學也二子之敏以善與諸子游諸子其不勉而勵哉初橋寧之來游也游於門而在外而後格也入塾升堂攸慶亦在塾然後益友杜氏之子滕弘亦相續格而在外之士猷翼諸子亦朝夕不怠橋寧善與之游是以其於眾也未有歸志也初元負之來游也與楚知彰同游知彰亦高松之士也前既歸高松故其後格也懷知彰不可得而



得橋寧又得滕弘又得宮之為甫皆高松之士也  
是故擇今茲橋寧之歸元貞尤惜之猶失其篋唯橋  
寧之然乃未有歸志焉於是乎通曰在昔子路之事  
親負米于千里之外而其從夫子而游將浮乎海將  
往將來重父兄命以焉於學也學無常師主善為師  
言信曰善行焉曰善故信言不必華焉行不必抗然  
後彰於秉應於物之雜曰文文然後安以此退處而  
優游江海巖穴之人樂而其進仕有為者功成名遂  
達於後世也必有時焉抑見機者是賢歟橋寧往矣  
高松有吾友三人菊周夫楚伯慎岡伯華伯華雖後

生其才可畏伯慎者知彰父也周夫舊汝游焉則汝  
有餘師焉橋寧往矣於乎橋寧元貞之再游唐棣之  
園為盛也乃其於往有谷經之者今新及門乃其三  
游又益盛矣時欵惟時與汝樂之諸子皆賦詩贈行  
而元貞尤惜之通於是乎言

再送改元貞序

馬生曰元貞歸欵聽無熒惟寬政之中汝初優游惟  
文化之盛汝又來猷我見竒吾視尔杜德周乃朝乃  
夕乃馬牛之其夙若越逐憂之殆三年至教若九仞  
為山莫虧一篋之功汝則終之元貞曰前歸先生惟



訓今去六賜之又欲得時來求庸崇之惟先王之弘  
道東隅雖僻遠人衆百所西有伊達白河之關合浦  
其北會蝦夷孔殷先漸于東西被于薩日海隅聲教  
暨朔南欲洋之渙惟復厥觀之馬先曰惟學遜志  
玩物喪志以道厚事依德有衆人熙熙如春遊林  
燕處超然我弗時誘衆人穰穰如飾錦繡鬻膏梁我  
不可苟務時敏惟德惟志時一也者誠也誠而動  
而吉汝則述之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止時人惟天  
朔南西東仲尼稱淳海余聊任仔睂東與決其然  
尔候尔公將有為欵汝則薦之元負往哉我欲裳褰

其歸我黨二三狂簡之士皆出餞之清酒魚鮮蔓豆  
且之元負乃喜而旋

齊子略傳序

通聞之昔者游夏之從夫子升堂而入於室長於文  
學之科焉然作論語也琴張原思分而草創之而游  
夏則與曾子子張討論復修之以質之於子貢氏蓋  
皆為恭也所以憚夫子也子貢曰夫子温良恭檢讓  
其諸異於他人之賢者焉是故憚之顏淵則曰仰高  
鑽固卓尔末由盖各言其所觀也我齊夫子亦能言  
焉言之既艱行之又艱以行出言以言觀行已先信



之而後人信之是故門人亦皆悼之夫子沒三十餘  
年未為之傳也然則存夫子之傳終不可見欤將其  
有可觀者哉伯慎氏之子彰者請又伯慎曰如是喻  
親炙者皆六沒則誰傳于後有傳一二或失其實  
以愆夫子彰也是恐伯慎曰尔之否之於是乎告之  
以論語之說及堯舜知人之艱而後及存夫子之行  
事使彰也方譯草之命曰齊氏略傳其恭且悼猶游  
夏氏之倫而後千里之遠終質之於通且請序之通  
也愚不肖豈其敢當子貢氏哉雖然通感其恭且薦  
又思友生忠告之義於是聊贈其所聞且有告之也

曰伯慎選於衆舉庸乎其邦不仁者既遠其民將為  
舜湯之民絃歌聲聞洋溢于上邦夫子如有知六堯  
尔而賞嘆焉然則存夫子之傳可觀之於汝之行汝  
言六信欵伯慎其懋哉

題佛鬼軍之後

浮屠獄樂之說久矣或曰寓言我勸善懲惡之類那  
以是誘愚夫婦所謂衆生濟度之義欵然不知者為  
信然以誑人者有焉其害亦甚矣一休禪師蓋懲如  
是既作水鏡之話又為此佛鬼之圖說足皆小說雖  
如備兇戲其文簡其旨遠以修其愚以辨其惑亦有



章元本元力章  
言天一字

內觀象  
田右三川

不可曉者蓋禪師之逸俊乃其至此欵是放言者那  
始余遊十念寺主人示之曰是禪師之真蹟也我始  
祖嘗與禪師善禪師因贈之余初見而奇之其後余  
游浪華又見水鏡之篇迺知其說一焉於乎禪師之  
名高於世近古以來莫能如者余於是乎信之我徒  
元章亦有取於此乎摸寫之以為藏而其圖則竹內  
觀象寫之若罔若書驚猶真蹟章也請其言余因言  
其所以若夫獄樂有無則我非所知矣文化七年秋  
八月馬會通識  
刻立本序

大保之訓曰玩物喪志子曰志於道有子曰務本詩  
道志書述事禮樂彬彬然後君子以通天下之志以  
為天下之事德教術業大矣哉是故古之道詩書禮  
樂以訓其髦士雍之肅之不改尚論無庸之告故成  
人已樂小子以造蓋道其志也是以孔子之於率  
弟子各道其志然後罔侃終以有造隱居而  
放言欲行義而達道欲尚志焉降志焉小大長短之  
必從之故曰子樂是故詩書禮樂周易春秋聖人之  
道莫或不備論語大學中庸老子莫或不全矣夫聖  
人參天地河出圖洛出書因以立斯道是以苟天地



伊地知水工  
水本頼母

無窮蓋則斯道亦無缺唯仁人智者乃能述之故其  
言亦永存其志一故也其信焉故也及至後世墳典  
索丘怪志無誓之說起人訛家詭曰詩書亦殘缺一  
貫且弗能焉能加於功實哉其志不專其不信之故  
也至我靜存先生天縱睿哲辨泗洙三代之道示德  
教術知之奧其達天下之志以與天下之業猶運之  
掌上是故其於誨後生必先道其志乃授之言名之  
曰立本立而道生彬彬復有其人矣從吾游者猷  
翼章天請達之天下因授剞劂之工欲與天下樂之也  
若達道行義則又有其時因聊放言耳矣臧之子學

於

網緼元氣也  
滂潤アホネク  
水廣及兒

畫於臧其一人一其志唯臧聽為以成臧之道其一  
人擊劍兵法天曆算數凡鑿卜百家之事皆莫所不  
為而皆莫所成之唯不專其志末藝書画猶然矧於  
斯道乎唯君子務本童蒙志於道勿玩物勿欲速  
勿見細利志其日寧文化丁卯馬會通撰

神道解序

天地網緼垂象流形日月星辰山川池澤之滂潤及  
其陰陽晝夜凡雨露霰霜雪雷霆四時寒暑之不爽  
林麓藪隍田疇原隰海也嶽也之殖財焉又其庶徵  
休与咎祥孽福福之可畏可則皆今猶古也雖時殊



域異人民謠俗凡男女夫婦之情父子兄弟內外之親食貨殖產安宅美好君臣之義貴賤之等尚善而惡慝今猶古也是故神道以立之論萬以將之孝慈忠信隨民情好惡以綏保之雖州里雖夷蠻民不感泣而服哉堯舜文武之猷皆然仲尼集而成之然以不言力之以無為之是故苟不繼猶判渙微于一而示德施之行則弗能獲之季世之士信道也不薦蒞時而未論茫洋固且殆其奚加於實哉而曰聖人之道聖人之道終至唱儒焉嗚乎王道之蕩其謂之何哉故曰君子之儒蓋和而不同也夫王道

者神道也王道之蕩神道之皇神道王道相配以跡天休至焉萬民和焉蓋三代之盛也於乎齊夫子之明哲修思也永一而貫之信乎行而會於德入孔夫子之室示三代之盛焉所論甚多薦恭以純其粹曰神道解焉周易之彖曰聖人神道設教蓋述而不作也是以南泉之邑模之西鄙既彰信乎其民也貴然若卉木百草之一時忽蕃殖弟子益進諸侯往有待於季孟之間者也於乎方今王道蕩其神道久矣若枳比而孚于德所謂夫天地謠俗厥盛猶三代矣然行廢有命唯樂而忘憂以終其天年焉



嗚乎，齊夫子既沒，先進弟子亦皆逝焉。今耄遺而續業者，仲明伯慎及伯華與通也。已通與之戮力，又謀親炙，疏附謹而錫之。夫子之論說已多，而神道之解貫之故，今為首錫也。是故成人小子是則是修，則厥造泣之進，猶鳴鶴升于九臯矣。夫過此以往，則夫天地相合，以降厥甘露焉。年豐民殖，鄰國雞狗相聞，猛獸不據，摯鳥不搏，卉木百草皆甲折焉。然後無為垂拱，亦欲莫言神道之妙於是其可觀矣。蓋亦有其時哉。蓋亦有其時哉。詩云：鳳凰鳴兮，梧桐生兮。奉之萋々，願之皆々。

井口仙兒翁八十八壽序

昔者明王之治天下三年，而一禎先之養國老乎大學，而養庶老乎邑庠。邑庠之禮，每歲孟冬，上入執宮功，而後一邑之長幼諸友儼然相警，序年齒，躋乎公堂，饗朋酒，殺羔羊，嘉肴肥牡，獻酬交錯。邑長田峻必監督之，以養夫老者。禮必謹，爾曰：好樂無荒，曰：萬壽無疆。所以明孝弟忠恕一邑必相扶，必執田作宮功，人贍家儲，鰥寡孤獨廢疾者亦皆各惠鮮，昇平殷富，好樂於萬壽無疆也。故云：明德焉乃若夫老者，邑中尤攸好德之人，長幼諸友皆敬愛之，以至斯其高。



冠昏加冠婚也

年者也抑其偏固狠戾邑中數之者則不勝當之又夫廢疾鰥寡之民不可任之則於夫老者其斯難哉濃之高田井口仙兒翁今年八十八耳目之官聰明起居壯實步趨強健夙夜黽勉尚不懈其家業也其性豁達寬和而善容衆其攸好德善而遊於伎藝劍鎗薙刀馬其他俗樂三絃洞笙小鼓大鼓歌舞優倡無所不善也是以廣坐摺人飲宴之席冠昏嘉會祭祀之筵無近無遠無不往而驩合矣是以長少貴賤狎而敬之畏而愛之雖無賴放蕩之少年翁不己疾之與之和而不失其已使之遂趣於德善義方

貳

之所在也內則兄弟甥舅無貳無背子孫繩繩室家溱之相扶相警有盛饌必先羞於翁嘉事善行必推之於翁如翁者古之所謂養乎公堂者歟否歟今歲月日以翁年米年子孫獻其壽酒一邑之長少及遠近兄弟諸友皆與之可謂盛會爾米年者八十八也取之於會意之文也始余遊于高田及多羅也聞翁之高年高義焉既而初見翁於多羅東戾之席望之矍鑠猶四五十之人其吹洞笙鼓三絃以歌且謠猶出於金石戾左右侍飲長少喟然賞嘆欣然而樂焉去今五六年其容不改猶前日之事蓋其仙之徒歟



高田有泉曰養老之泉飲其下流者蓋其如此欤今  
國家昇平二百年明德日明表宅里勸孝弟禮樂  
將與邑庠養老之將行若其或行高田之色有養老  
之泉蓋其始於斯色其始於斯色則其老舍斯翁而  
其誰乎吾觀斯翁之登暮以養乎公堂矣雖然仲尼  
曰一則以懼吾亦因懼之或曰夫彭祖八百歲以久  
特聞焉而翁匹之則其猶兒乎因曰仙兒翁之其必  
匹於彭祖與國家萬家萬壽無疆矣甲戌九月余遊  
乎高田之色之之大姓柏淵嘉一為翁借其言余因  
序之云

榻巖錄稿序

匠石不顧櫟社然櫟社之樹由匠石顯匠石之名由  
櫟社高匠石非求櫟社櫟社非由匠石其相遇也蓋  
時也時也者天也非人也坐榻巖之遇子幹其亦猶  
是欤始吾之參中垣也子幹指巖曰彼舊曰座頭巖  
朝夕望之詩歌若記名陋不艷先生請命之余因更  
今名且為之說於是乎與殿太公錫詩又其諸大夫  
名高之士相賡歌之今茲又游之也三載之績若于  
之詩歌幾為之編座榻之巖加光子幹示之曰是將  
考績以大顯彼巖先生請序之余一再辭曰諾思茲



在茲焉彼夢我曰尔何比吾之甚下吾非如尔等樹  
奇獸禽之暫生於茲宛忽沒者之比也吾無始無終  
無名天地固存尔将由吾為名高乎吾不喜由尔顯  
如詬厉之余曰否尔勿甚高我与尔皆物也物無  
獨立尔之有立於茲山也樹也水也立焉素田爰作  
海山水一旦更吸尔無獨立我等樹亦斯文永不朽  
与尔俱傳於無止尔亦不危且曰尔榻我非蹂躪謂  
神僊來坐也是皆顯於子幹氏余故曰尔之有遇子  
幹猶標之於石焉或曰子幹之有遇先生其亦猶是  
欵皆天也非人矣我觀子幹有從先生終考之矣文

化丙子冬十月是為序

贈仲楨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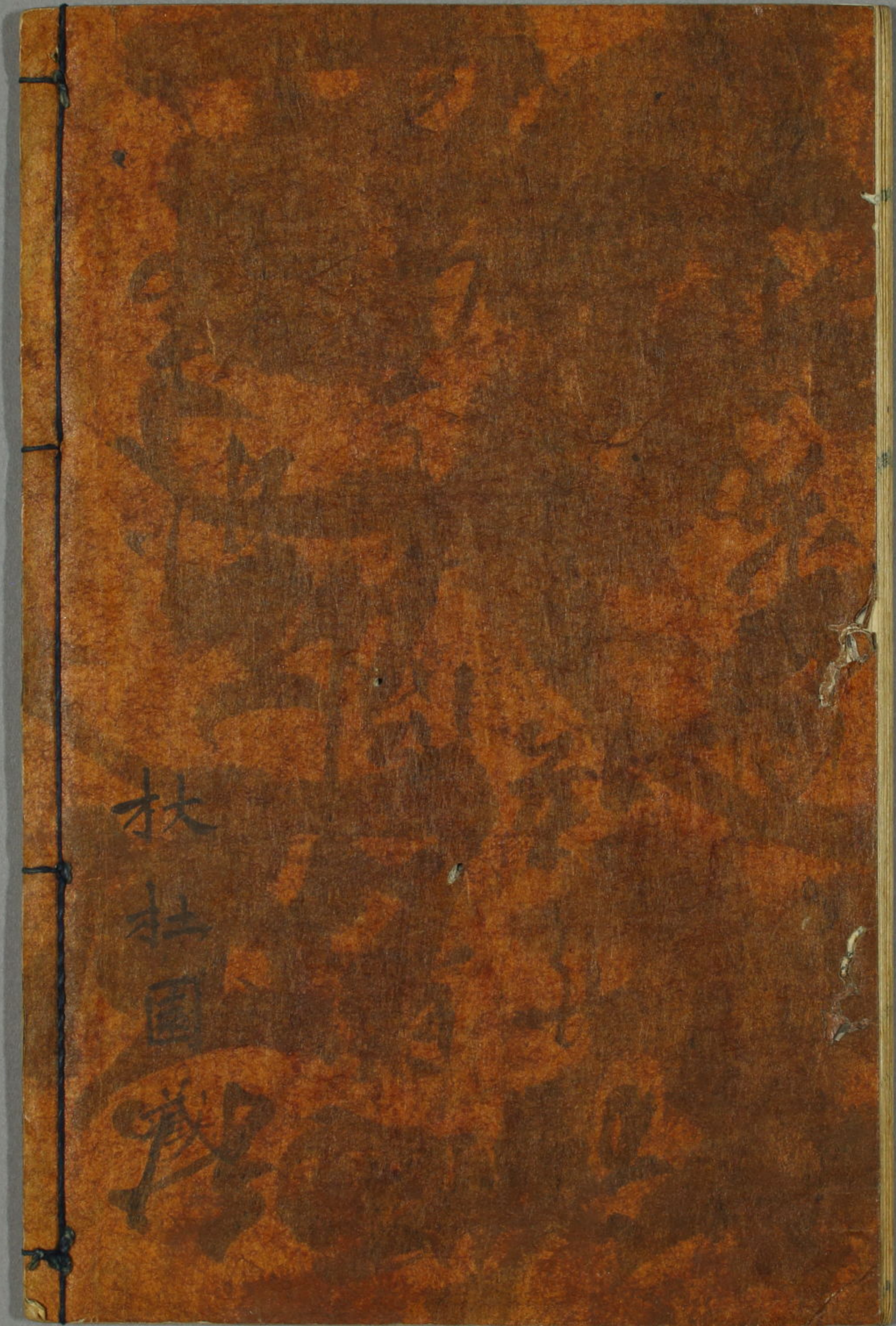
惟文化十有三年七月既望清風穆如月影如昼日  
越仲楨出臨洞懷蘓氏石壁之賦盪舟舉爵西涯敞  
皦林木幽映露零光滿山水蒼々焉地立轉焉天門  
闕焉殆將回槎於雲漢臻乎彼紫微宮仲楨越作記  
以肆其賞情然曰惟憾無同游者惟去歲四月之望  
馬生嘉一同游焉蓋思之也越若來九月庚午馬生  
朝步自洛過高田之邑乱今游喻秋江鳴海之陽入  
岡崎臻中垣仲氏越十月之望仲楨請馬生曰天陰



月不照惟不已寒雨亦未降先生乘舟那馬生乃笑  
曰惟將為石壁之後游那越載酒肉僮僕二人掉簪  
中流凡起雲散月景如初惟寒候亦可賞越酒教酢  
陶然惟醉也仲楨起拜曰先生請記之馬生曰去歲  
嘉一既記今茲子亦記之惟其益之予又何襄仲楨  
曰雖然先生請錫一言馬生乃言曰玩物喪德惟治  
是物玩物於治無物不治以德觀物弗以物忘治是  
以古之人臨水遊山必思治於其中考擊之詩可以  
見焉惟夫子之在川上曰逝者如是乎其於山梁雌  
雉也時哉乙乙後世不知取之子路從而拱之浴淇

凡舞雲曰吾与點莫不在取於德如月之恆以配日  
之升也天垂象地流形以示德於人乙其弗畏而服  
哉後世不知取之或棲遲偃仰飲食如流或避世屏  
跡惟鹿豕遊有惟語之德教猶若秦人之視越人之  
肥瘠惟詩惟文雖多又何以也子既為石壁先後之  
游月影之皦清凡之穆惟其佳景幽勝皆既記之越  
自今已往其有取於德為若觀美乃其不嘉哉仲楨  
說拜曰敢敬服先生之祥言矣





扶社圖